

作家专栏

从日记看鲁迅过年

——读书札记

□ 陆茂清

中华民族的传统节庆中,数春节最为隆重欢快热烈。被毛泽东誉为“伟大的文学家,思想家和革命家”的鲁迅,又是怎样过年的呢?

曾从鲁迅的照片与文章揣摩,这个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大文豪,向来严肃乃至严厉,绍兴故里鲁迅墙上的经典照片,也是不严肃不威。料想春节里的他,定是紧张地制作向反动派开火的“投枪”和“匕首”。

其实他鲁迅是人而非神,也有随俗的一面,与各式人等一样,喜气洋洋过大年。

浏览鲁迅日记,春节期间虽然有“作文”“翻译”或“整理文稿”等记载,但占了多数的倒是“休假”。

鲁迅过年休假的方式,和常人并无多大差别。与家人亲友一道辞旧迎新,且也尊重传统,奉行习俗,“旧除夕夜也,晚祭祖送,夜添菜饮酒,放花爆。徐吉轩送广柑、苹果各一包。”大年初一,“休假。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。”从1920年春节的日记中,可知他阖家团聚,祭祖,享受年夜饭,又有朋友来访,互致祝福,恭贺新春。所说的“花爆”,即爆竹、鞭炮。

其日记里,多见春节放花爆的记载,特别是有了儿子海婴后,为图宝贝快乐,过年放花爆成了必然。1933年除夕之夜,鲁迅带着才五岁的娇儿,小心翼翼登上屋顶平台,前后放了十多只花爆。其间向儿子言传身教怎样点花爆,怎样防备危险,及至如何掩耳,还绘声绘色吟咏了《红楼梦》里的灯谜诗:“能使妖魔胆尽摧,身如束帛气如雷。一声震得人方恐,回首看时已成灰。”嘻嘻哈哈,一家老小“爆竹声中辞旧岁”,欢声笑语迎新年。

鲁迅放花爆成癖了!1934年春节里,一连放了三个晚上。他在正月初二完稿初四见报的《过年》一文中说,“这回连放了三夜的花爆,使隔壁的外国人也‘嘘’了起来,这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。”第二年鲁迅又在年三十晚上燃放爆竹。

欢度春节,离不开吃喝玩乐,鲁迅亦是。1912年秋,他被任命为教育部参事,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可说称心快意:12月5日年三十,“午后同齐寿山往小市,过一骨董肆,见有胆瓶,作豇豆色,虽微瑕而尚可玩,云是道光窑,因以一元得之。”“赴临记洋行购饼饵、饴糖共三元。”“季市招饮,有蒸鹅、火腿。”大年初一,“午后即散步往琉璃厂,玩具摊不少,买数事而归。”日记中的“事”,指器物。当时的琉璃厂,是以古旧书籍、古玩字画交易为主的文化街。

1927年1月鲁迅到了广州,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举办迎春花市是广州过年的传统习俗,他和恋人许广平及友人孙伏园同游花市,欢声笑语指点评说,在似锦繁花、如潮人海中过大年,领略了南国羊城的年节风光。

次年除夕晚上,鲁迅与弟弟周建人,以及许广平前往明星戏院,观看了电影《痴人院》。大年初二下午又去看电影,同去的除了周建人、许广平外,还有左联作家柔石。

过年时鲁迅也行礼尚往来,与亲友吃年夜饭、互赠过年节物、守岁、拜年、恭贺年禧岁祺。

1915年2月13日除夕,“午后至新帘子胡同访小舅父。晚王生镜清来。祁柏冈送饼干一盒,卷烟两合。”大年初一,与章门弟子相约了,同去老师章太炎宅拜年:“旧历乙卯元旦。午前往章师寓,君默、中季、遯先、幼舆、季市、彝初皆至,夜归。”

1919年大年夜,“许季上来。晚铭伯先生送着二器,角黍、年糕二事至。”“年糕年高。”鲁迅兴致勃勃品味,祝愿宾主新年更比旧年好。

1927年年三十,鲁迅应邀与朋友一起吃年夜饭:“除夕,夜往驷先寓所饭,同座八人。”相知友好围桌而坐,边吃边守岁,杯筷交错,酣饮畅谈。饺子出锅时,戏谓“捞元宝”,满屋欢声笑语,名副其实“岁终之乐”。

“旧历除夕也,治小许君、雪峰年夜饭。”1933年1月25日日记中记的,

是鲁迅大年三十做了几个菜肴,请来文友冯雪峰一起吃年夜饭又守夜,两人浅酌慢饮,回顾与展望中送走故岁,迎来新旦。

1929年2月9日除夕下午,在上海的鲁迅前往北四川路11号内山书店,给日本异国朋友内山完造拜年,恭禧发财。他向这位东瀛友好祝贺新岁是多年一贯制的,还多次赠送过年礼物。

身为文坛泰斗的鲁迅,过春节当然也有不同于常人之处,相当多的时间勤奋于本行,如抄碑、写作、翻译、淘书。对此日记中多有记载:

午后往琉璃厂买《曹续生铭》《马廿四娘买地券》拓本各一。又至富晋书庄买《殷文存》一册。第二天春节休假,正好浏览观赏抄录,自得其乐。

应约为《新青年》杂志社撰写《社说》稿。

在内山书店买书8本。

又在内山书店买书8本。

买《日本廿六圣人殉教记》《东方学报》各1本。

1925年过年,鲁迅忙了个不亦乐乎,又是上街淘书,又是夜以继日翻译,又是赶写散文:1月23日,“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《百家唐诗选》一部8本。”24日,“旧历元旦也,休假。自午至夜译《出了象牙之塔》两篇。写散文《风筝》。”

早先,鲁迅曾视旧历年的规矩礼俗为繁文缛节,不以为然甚至反对,后来渐近有选择的认同,日记里有载:“今天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,可见复古之盛。十多年前,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,是反对的,现在却心平气和,觉得倒还热闹,还买了一批花炮,明夜要放了。”

这一变化的原由何在?是儿子海婴降生带来的愉快。另一个原因,人到晚年,似应稍稍放下沉重而紧张的神情,享受新春佳节的闲适之乐。请看他日记中的吐露:“今年却亦借口新年,烹酒煮肉,且买花炮,夜则放之,盖终年被迫被困,苦得够了,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。”



《爱琴海》(油画) 黄阿忠

心香一束

日出日出

□ 张媛娟

冬日早晨上班的时间,正好可以看日出,只要天气晴好。如果晨起有一点薄雾,那就另有一番趣味。开着车,快速向前,是赶路,更是一次次异常特别的心灵体验。

清晨出门,顺着小路,在住宅、农田、小河、树林旁蜿蜒前行。田地裸露,小河清亮,雾霭轻笼,偶尔有白霜,或者略微浓稠一点的迷雾停留在树腰间、屋檐下,仙境一般让人痴迷。

但是,需要赶路,所以仙境一般的风景总是倏忽向我车后撤离,你又不可以说它“稍纵即逝”,因为行车时,你连“纵”它的机会都没有。这种情形下,人的心情总好像是浮动的,像汽车驶过路面那种轻微震荡。你贪婪地看,同时遗憾地任风景从眼梢滑向脑后。你期待遇见一个红灯,可是有红绿灯的路口处,却没有超尘脱俗的那点意思。于是,努力地记住,把掠过的景致刻录在头脑里。

就这样“浮动”着,转到了大公路上,前方一片明朗,路灯顺着公路划出好看的弧线,路灯杆也站立成一道好看的弧线。常常,就在路灯杆的弧线与远处路面的交汇点上,太阳突然地露出脸来。就算你有充分的心理准备,依然会觉得猝不及防。

你知道好多天内日出时间都在6点55分,可是,太阳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,你无法确定。每一个早晨的天色都不同,天空、云层、雾霭的厚度难以推断,特别在清晨光线下。

有时候东方的天灰蒙蒙,继而约略显出一层粉红,你以为看不见太阳的脸,可是就在你无聊赖时,前方偏左一点,路面、隔离栏、路灯杆、行道树的空隙间,出现一小段鲜亮的红线。有时东面天际一片红彤彤,你知道朝霞满天会下雨,但是太阳能不能先照常升起,能在哪个点升起,也还是个疑问。然后你就紧盯看半天的霞光,搜索着,又惊喜地看见了那鲜亮弧线。

这就勾住了你的目光,哪怕车行到路面下伏、微微转弯的地段,太阳隐没在树后,你也能锁定它。然后,路面高起,视野开阔,你第一时间看见一小段红线变成了一个大弧形,一眨眼又转到了你的正前方。

此刻,你想拿出手机拍照,你希望自己坐到副驾驶座上,你乞求太阳升得慢一点能让你在前方路口停下欣赏……一切念头拥挤在脑海,心里还有几个大大的感叹号——这就是太阳。一张和蔼可亲的大红脸。

可是,到路口总是绿灯,你又期待下一个路口。可是路面向左一偏,太阳一下子就隐没在右边的行道树背后,一点也看不到。还没到再下一个路口,你发现太阳已经高过树顶,已经不再巨大,不再鲜红,有了耀眼的金色。

每一次,就在这相似又不同的情境中,你独自享受日出带给你的震撼。

雾霭天是另一幅图景,能看到太阳时,它已经跳出了地平线,低悬在前方,和路口的红灯相似。平日里这样高的太阳已经无法让人直视了,但是雾霭天可以,让你倍觉它平易近人,亲切可爱。

但是,心中的遗憾还是一样,因为你看到了日出,那份激动,无人可以交流。

关于冬天看日出的体会,总会联想到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,年少时总觉得写得平淡,读不出其中滋味。有一日忽然被感动:除夕前一夜守候在日观亭,大风扬积雪击面。那时间,那天气,那雄伟的大山,如果在当下,人会拍了照片在朋友圈晒了又晒。可是姚鼐笔下,只有“日上,正赤如丹”的描绘,和“而雪与天膝齐”的叙述。

姚鼐有一个朋友朱孝纯,而你,一路上同样行色匆匆的车辆,沐浴在阳光里,大概也和你一样的感受,就算你的友人了。

然而,还是不能罢休。每到元旦清晨,你就开了车去江边,找个合适的位置,守候一场日出。这是气定神闲的守候与凝视。清冷宁静的江面,石榭伸向江中,分出水面的层次。远处停泊着一些船,成了地平线。水天一色,由灰到青到浅蓝,然后到粉红、赤红。你穿着厚羽绒服还是冷,但是你还是静静地等待,一边欣赏江面和堤岸的水色、波纹、草和树的影子,三两个晨练的老人,带着小孩一起看日出的,或者情侣背着相机寻找点出处的。

静默中思绪飞扬,看着赤红的范围变大,你注目东方。一个男声“来了”,让你仿佛一激灵。仍然有点猝不及防地,发现江面极目处,大船桅杆剪影的一侧,突然“一线异色”,“正赤如丹”,渐渐向上,变大,完整跳出江面后又变小,变亮,变得耀眼——整个过程看起来很慢,却只是几分钟时间。

你举着手机,不停调焦,可是——终究怎么也拍不出那一般的红。你终于把视线从屏幕移开——既然拍不下照片,那就好好欣赏肉眼所见的风景。此刻,大船上方一个太阳,江面倒映着一个拉长了的太阳,距离很近,像一个阶乘符号。近处浅滩一片金黄色,石榭上手牵手和隔了一段距离相望的两对情侣的剪影,诉说着爱情。一切都闪亮起来,人也暖了起来。这意境,画图难足,言语难以形容。

你终于明白:最大的光辉能照亮你、温暖你,却不容你直视,不容你定格。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而无能言!

悠悠往事

大礼包

□ 陈茂生

新春节假将临,想起当年工厂的“年货”。

忙碌一年,工资卡上数字是“业绩”的体现;而无论职位高低,从厂长到保洁员人手一份的“年货”,就属于皆大欢喜的福利更是企业的颜面,当然值得期盼。

元旦一过,关于年货的传闻不脛而走。有说今年效益好,分量蛮重的;也有说上面提高了考核指标所以“花头不浓”的。直至“消息人士”宣布车间管理员拿着一份职工名单“刚刚上楼了”,众人明白“谜底”即将揭晓。不出意料,没多久听到有人喊“叫几个年纪轻的过来帮忙”;刚才还嘟囔“吃力煞特了”的立刻屁颠屁颠地跑过去。不一会儿竟拉着一辆卡车倒进车间,车厢里铁笼子摞得一人多高,里面上百只活鸡“咯咯哒、咯咯哒”地忐忑不安;车间即刻变成养鸡场。等下班工友都提着鸡回家了,鸡笼里还孤零零地匍匐着几只鸡,那是几位因病事假没上班的,忘记晚上是否有专人照看;反正车间里鸡毛横飞,鸡粪味浓郁。

过几天又有惊喜:人均一个大猪腿。下班工友有扛在肩上的,也有背在身上,并戏谑“背支‘驳壳枪’回家”。那几天,全厂上下人人脸上漾着浅浅微笑,“一条马路七八月厂的职工都在窗口、门口探头探脑,看我们厂里发……”口气很是自豪。

但发农副产品的确麻烦,随着市场经营进一步灵活多样;年货就变革成一张二指宽的大红色礼券,中间还有一个篆刻体的“福”字,看着就有喜气,关键中间一行字:“恭请在某月某日前光临本店,您可选择一套A、B、C套餐……”车间管理员对着名单认真勾划逐一发券,容不得有半点差池。收券的那位随即揣入贴身口袋,还下意识地用手拍拍。一人一券一编号降低了出错概率,无需搬上搬下更没有新鲜、大小等繁琐的纠结,但没了过年前夕咋咋呼呼的热闹,终是遗憾。

大礼包,成了年货第三波变化的成果。一个硕大塑料包装袋,喜庆的红色是基本色调,还有的会印上单位名称。常规大礼包不外乎芝麻、核桃、莲心、木耳,还有若干塑封腌腊品等,

但一定没有鲜活农产品,不说包里乾坤有多大,名堂花样多不同,鼓鼓囊囊一大袋提在手上招摇过市,听身边有人轻声嘀咕“这个礼包蛮重的”,多少有点得意。如果还有礼券加持就是“双喜临门”,若工资卡的数字令人惊喜更是“三阳开泰”。但若企业还有“双轨制”的,发大礼包就成了必须动脑出力的技术活。常听得部门主任亮一嗓子:“你们几个去把东西搬上来”,就有临时工不用点名自奋力,连扛带提地把大礼包挨个放在办公桌边,还千万不能放错因为临时工无此福利。然后洗洗手,故作轻松状坐到空空的桌边。默默吞咽泛起的憋屈。忽听部主任招呼:你们几个辛苦了,这几包拿去……”有点意外更有看到一丝有望转睛的惊喜。

其实,单位领导要得就是这么一股热闹劲,在劳师兴众费心费力的喧闹中还夹带一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的风味,企业凝聚力由此飙升。那晨光,工作辛苦、收入不高、负担不小,但因年货而来的企业荣誉感却是实实在在的、由心而生的。